

An illustration depicting a sword fight in a mountainous landscape. A man in an orange tunic and dark pants is leaping through the air, holding a sword. Below him, a woman in a red robe with a flowing hood is also in mid-air, holding a sword. In the foreground, a man in a dark, patterned robe is crouching, looking up at the woman. The background features stylized mountains, pine trees, and a large tree with orange fruit. The scene is framed by a green border with a repeating pattern.

三俠劍

8

张杰鑫 著



三俠劍

张杰鑫 著

8

(吉)新登字 07 号

SANXIAJIAN

三 侠 剑

张杰鑫 著

责任编辑:于永玉 张忠礼

封面设计:金 木

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216 印张 24 插页 5304 千字
(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) 1996年10月第1版 1996年10月第1次印刷
长春市东新印刷厂印刷 印数:1—8 000 套 定价:258.00 元(全套12册)
首都发行所发行 ISBN 7—80626—075—7/I·6

爬。来到上面相差约有数尺，侧耳听了听上面并无动作，老头子这才施展迅雷不及掩耳的功夫，三把两把来到了上面，脚踏实地回手拉刀，伏身四外观看，就在这么个工夫，忽听有人说道：“胜老三不必惊怕，我已等候多时了。”三爷一听这个声音，知道是自己的老哥哥夏侯商元，留神一看老人家已然来到了近前，三爷问：“老哥哥你老这是由哪里来？怎么知道小弟在下面？竟能够以绳接济？”老剑客遂把自己的来意说了一遍。

原来老人家在后山见着双头太岁白玉祥把话说明之后，老剑客知道三爷独自追赶张其善，未免人单势孤，自己也不坐船由水内随后追赶。来到镇台岛，见三爷跟群贼在船上动手，老剑客隐身山环内留神观看，三爷连胜了贼人数阵，全都看的明明白白。后来三爷跟于敏动手不分胜负，后面白玉祥已带人来到，张其善等不敢恋战，赶紧退兵。老人家一看这可是个机会，遂暗入水中，跟随贼的船底一同进岛。到了里面，老人家找地方隐住身形，准知道今夜胜三爷必然前来，预先找了一条大绳，天晚来到山环将绳放下去，自己在旁边观看。你说也巧三爷真就来了。话说到这里，后面的人已全顺绳而上，彼此相见，这才够奔里面大厅，惟独老剑客自己单独够奔前面。大家来到厅房，全都在旁边隐住身形，就见大厅里面灯光明亮，人影摇摇，虽然看不甚清楚，里面说话的明明白白。听说话的意思似乎在众人吃饭之时，大家纷纷议论。有说死守镇台岛的，也有说将此山放弃，赶紧奔鹿耳门，再整大军前来的。正然说到这里，贾明在房上喊道：“小子一个也跑不了你们。”群贼一听，全都来到了院中，齐声说道：“贾明你胆量不小，竟敢夜探镇台岛。难道说你不想活了不成？”贾明接着说道：“小子，告诉你们吧，我三大爷也来了。”老人家胜三爷随着他这句话，飘身下来。顾真看见三爷，心中有些不忿气，摆手中抓叫道：“胜英，今天我家岛主要跟你拚个你死我活。”胜三爷这个时候就叫急了，并不答话举刀便剁。顾真凭手中抓接架相还。往常

老头子动手是实打实招，今天老人家皆因是事在紧急，招数施展开了一概用的是诳哄赚骗。顾真他哪里知道老头子今天改变法子，动手十几个照面，那就算摸不着门了，闹得小子手忙脚乱。勉强又战了十来个回合，猛然间双抓打空，被老人家用宝刀将抓绳割断。顾真一看不好，打算逃走就来不及了，被老人家一刀扎人后心，当时栽倒身亡。镇台岛主于敏摆军刃过来银三爷战在一处。余霸，雷震，花青三个人一看，今天这个仗讲不了单打独斗，这才各自摆军刃，打算一拥齐上。双头太岁白玉群一看，赶紧晃动双镜挡住了三寇。正然战得难解难分之时，猛听得四外锣声响亮，群贼准知道不好，不敢恋战，慌忙夺路而逃。藉水师战船，弃岛逃奔鹿耳门去了。

胜三爷知道后军未至，不敢深追，只得办理镇台岛的善后，各事全都办完，这才派人前去迎请老元帅进兵镇台岛。数日的光景，老元帅也将马公城诸事安置齐毕，派施琅守马公城，以及三关之险，并托他暗中监视俞仁的行动，这才带兵前来。息兵三日，将然要议起兵之期，猛然间外面有人报：现有赤峰岛来人下书。三爷叫下书人进来，书信上来拆书亲看，原来是胜天王曹荣一来是给三爷请安问好，再者可就为的是侄女年岁已长，应然及时出嫁，望求老人家从中多多成全才好。三爷看罢哈哈大笑，遂说道：“曹荣不说我还真正忘记了，我那苦命兄弟铁天胜，跟前只留二子，飞虎已然被飞龙打死，到如今就算是千顷地一根苗，既已定亲就不应当叫他耽误了。每天跟着我枪林箭雨，倘若有个差错，不能留下后代，我何以对得起我那铁贤弟？”又一想此事不可叫飞龙自己前往，石兰业已跟月娥定亲，何不叫他二人一同前往？惟独石兰现在未在眼前，这才把铁飞龙叫到跟前，说：“飞龙你随同下书人前往，先够奔虎踞岛，看着石兰跟他把话说明，就提是我说的，叫你二人一同去小澎湖，面见胜天王曹荣，给你二人完婚，以毕终身大事。”飞龙一听，连连摆手，说道：“三大爷我不去，我还跟

你老前去打仗呢。”胜三爷闻听故意将面目往下一沉，叫道：“飞龙大胆，尔父在日，尚且听从我的教导，到如今既然没有你的父亲了，你等就如同我亲生的孩子一样。难道说敢不听我的话吗？”贾明在旁边说道：“傻小子，世界上再也没有娶媳妇美，三大爷若叫我去，我马上就给他老人家磕头。”贾明把话说完，逗得众人全都哈哈大笑。几位老英雄这才向着飞龙说道：“婚姻大事不可不办。你胜三伯父既然吩咐出来，你就赶紧去吧。”铁飞龙看见三爷有气，不敢多言，只得带自己的军刃，跟大家告辞，随同下书人够奔虎踞岛去了。

诸事全都办完，老元帅跟三爷计议停妥，带领水师前进。兵临鹿耳门，张其善带领鹿耳门两员守将，一位姓胡名明字惠生，那一位姓孙名雁字兰逊，一个使一对八梭铁锤，一个使大砍刀。其余的群贼，可就是管谦，余霸，虞尧，于敏，花青，韩殿奎，戴胜其等一共二十七个人，在鹿耳门陆地布开阵势，由此往南山岭接连不断。在岭下有一洞名长蛇洞，通鹿耳门里面的黑水河，洞中有三道老虎闸，山上有兵看守不能进。张其善的水师全都由长蛇洞逃进了黑水河，故此今天在陆地布阵。两边全是山岭无路可通。老元帅只得在鹿耳门山崖下将水师战船摆岸，两军对圆。大清营这边是胜三爷头一个出去答话，那边可就是王子张其善，各站在门旗下，对面接谈。张其善用手点指说道：“老胜英，话我已然跟你说过多次，这就叫赶尽杀绝。这么看来你在中国就枉有侠客之称。如果你真要是条英雄，决以不能给大清兵当这样走狗。”胜三爷也不容他将话说完，连连道：“王驾千岁，这个话可不是这么说。胜英身上所负的责任，所担的罪名，已然跟王驾说再三再四。话也还用不着絮叨，胜英来台湾分明是台湾将我请来的。到如今还是那句话，王驾打算叫我带领侠义营人走也成，大印龙批国家宝顶当时交给我，我马上就走。台湾造反自有大清国官兵抵抗，输赢胜负，不与胜英相干。大清国官兵精锐，将台湾扫平我也不

管。台湾得了大清国的天下，台主身登九五面南背北，也没有我姓胜的事。王驾要说姓胜的甘心当走狗，那未免于良心有亏。这也不是胜英凭着能言巧辩，事情就在眼前摆着呢。请你再思再想，要紧还问王驾这句话，龙批大印玉顶如果不献出来，别的话不用说是还是凭武力解决。”要说张其善自己所说之话也知道亏心，想着再分辩几句，觉着这个话不好说，只得说：“好，既然如此我就跟你以武论胜负就是了。”说到这里各自回了本阵。

三爷将然退回来，贼人那里已然出来一人，高声说道：“老胜英你他不用这样耀武扬威，谁的根底谁也知道，我今天要凭手中宝刀，跟你拚个你死我活。但不知你有这个胆子敢出头吗？”三爷留神一看，来的这位非是旁人，正是宝刀手韩殿奎。要是按他所说这些话，三爷就当擎刀出去，跟他一死相拚。这个地方就得说人家三爷度量大了，准知道自己跟韩殿奎动手，他不是对手，当场结果他的性命，不算什么，不过对不住韩秀，日后见面难以为情，故此老头子压住气并不答理他。这么个工夫贾明早就过去了。

书写到这个地方，未免不近乎情理，金头虎虽叫傻子并不傻，他不是不知道韩殿奎是怎么个份儿，自己出头死活倒谈不到，那不是准输吗？皆因从中有个原因，在三爷跟人家张其善说话时，贾明跟小弟兄们可就说了：“众位，今天头一阵可是我的。”众人全都不答理他。贾明又向杨香五说道：“瘦小子，头一阵我敢过去，你也敢过去打去吗？”香五摇头说道：“我拿什么跟贾明你老比？论出身明清八义的后代，论门户剑客弟子所传，一条镔铁杵武学高强，别说是我再比我强点也比不了你。”贾明也明白杨香五用言语激他，可有一样儿，并不着急。乐嘻嘻说道：“瘦小子，你还别拿着实话当瞎话说，跟别人那得别说，跟你比你可比不了。”香五连连点头道：“实在实在，我没说比的了。”就在他二人说话这么个工夫，三爷已然回归了本队。韩殿奎出来了，贾明一看就是一怔，心说妈的妈我的姥姥，怎么这小子头一阵就出来了呢？在贾明怔

神之际，杨香五看着这个乐就别提了，忙叫道：“贾明，你看贼人里面来人骂阵了，叫我说你还是别出去了，来的这个人可是宝刀手韩殿奎，可不是我长人家威风，减自己的锐气，反正我不敢出去。”贾明难道说还不明白这个话吗？这叫找补方才自己的话。有心说不出去，于脸上实在不好看。真要说出去，实在不是人家的对手。又一想胜负是兵家常事，我不是他的对手，难道说就准死不成吗？跟他战个三四个回合，不合适就跑。主意拿妥，这才向杨香五道：“瘦小子你也不用拿这个话俏皮我，任凭他是谁我也敢出头。胜败我可不敢说，反正我不致于像你似的，吓的不敢出去。”贾明话说到这里，这才起身够奔当场。韩殿奎不看则可，一看来者原来是贾明，不由得哈哈冷笑，用手一指道：“贾明你不出头我还把你忘了呢，累次三番都是你跟我为仇作对，我跟你就算仇深似海。今天这可算是神差鬼使叫你出头，我先用刀将你结果性命，然后再杀胜英不迟。”活着你们二人在一处，今天我行方便，叫你二人死也一路同行。够奔丰都城。”贾明也是哈哈冷笑，叫道：“奎儿小子，你准是吹糖人的儿子，口气真大，留神风大闪了舌头。要不然我还不来呢，皆因你的脑门子黑气，面现土灰色，不用说你是阳数到头，活该今天死在我的手中。你也不用多说了，我把你打发回去就是了。”贾明还是那老词儿，说着话蹦起来照定韩殿奎就是一杵。老贼闪身躲过，用手中刀对准贾明的手带着军刃往下便剁。这一刀剁在手上就不用说了，当然就把胳膊剁折了，就是把胳膊撤出去剁在军刃上，他因能够斩金挫玉，也可以将军刃截断了。贾明也知道，不敢怠慢赶紧撤步抽身，再往里进招可就把他那三十六杵施展开了，韩殿奎跟贾明动手的次数那可就太多了，知道他这三十六杵厉害，不等他的招数完了，你打算赢那是赢不了的。只得跟他招招架架，不过就是闪展腾挪。工夫不大贾明的招数使完了，这个地方可算是知进知退，总算贾明聪明，知道横杵叫人家韩殿奎站住那是决以不成的。自己也不碰这个钉子，

虚晃一杵撒腿就跑。韩殿奎一看这个气就大了，叫：“贾明今天你上天我追到凌霄殿，入地赶到你水晶宫，我看你往哪里逃？”说着话背刀哈腰就追。

就在这么个工夫，面前一晃来了一人，横刀拦住了韩殿奎，老贼一看认得，原来是胜英的弟子黄三太。那位说黄三太也太不知自量了，人家贾明不是对手，难道说你就成了吗？这也是僵火的原因。自从贾明走后，三太就埋怨杨香五，方才贾明说话，不答理他可也就算完了，你偏偏要跟他斗口，可巧头一阵又来了这么个韩殿奎，你又用言语挤兑叫他出头，他如何能够赢的了老贼？倘若有个一差二错，这个祸岂不是因为斗口惹出来的吗？再者说就是贾明伶俐，不是人家对手，就往回撤，你想他要是回来能够完的了么？必然要说别看我出头未能取胜，我倒是敢出去，不服气你也来一趟试试。这个话真要就是你一个人跟他在这里，这倒不算什么，皆因你二人素常就玩笑，你想有我们大家听着，未免难以为情。你想想有这个话没有？香五听见三太这样申斥自己，倒是也不生气。本来自己作的总算不对，正然说话的工夫，贾明已然落败而逃，韩殿奎不舍，在后面紧紧追赶。三太一则为了救贾明，二则也为争争脸面，怎么见得我们大家全都不敢出头呢？故此才一声没言语，伸臂撒出朴刀，来到当场拦住了韩殿奎。老贼看罢这才说道：“黄三太别看你胜英的徒弟，我跟你无仇无恨。我们斗的是你的师付，我这么大年岁，不肯伤害无辜的青年人。我饶你逃命去吧，赶紧叫胜英出来。”三太闻听有气，用手点指，叫道：“韩殿奎老贼，说话休要如此猖狂！今天少太爷就要结果你的性命。”韩殿奎听着也有气，遂说道：“小冤家我本不愿意杀害于你，又谁知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自来。既然如此我就打发了你吧。”说着话摆刀动手，三太凭手中刀接架相还。要说这时候三太的能为比以前高的太多了。在先前要是遇见韩殿奎这样武学的，也不过就是一两个照面，就得落败了。到现在总算是能为长了，来

往动手七八个照面，并没分出胜败。别看胜负未分，三太已然被人家用刀围在了当中，自己一着急猛一刀够奔韩殿奎头部一砍，老贼晃身躲过了刀，抬腿一脚把三太踢了一溜滚儿，“当啷”一声撒手扔军刃。韩殿奎一看哈哈大笑道：“小冤家我看你往哪里逃？”小子说到这里擎刀向前，要结果三太的性命。猛听得后面有人“哇呀”一声，说：“韩殿奎别走看叉。”“花啦啦”的声音已然来到了身后。回头一看原来是于兰。原来他看三太落败不由得心里着急，并未说话抖叉奔当场。韩殿奎回头的工夫，三太已然爬起来，哈腰拾自己的军刃，回归了本队。韩殿奎心中有气，指着于兰说道：“你们的老师不敢出头，竟叫尔等前来现眼。我要不给你个厉害，你也不知道韩殿奎是何许人也。”说着话抬刀就剁，于兰凭手中叉接架相还。动手也就是五六个照面，韩殿奎虚晃一刀，撒身就走，于兰本有些个天真烂漫，他哪里知道韩殿奎是计？各位英雄可知道，三爷一看于兰要追，将然要说回来，不可追赶，这话没说出口来，韩殿奎早就回身抖手一镖，打中了于兰的左肩下，于兰“哇呀”一声镖落埃尘，自己赶紧退回了本队。

韩殿奎先把自己的镖拾起来，带在腰间，遂眼看着侠义营哈哈大笑道：“胜英，都说你是条英雄，今天一看这才是枉有虚名。我韩殿奎跟你当场动手，胜负都不能说一定。你打发你的徒弟前来，他们是我的对手不是？难道说还不知道吗？当年你我动手，不过一时不慎被你削下一只左耳，今天我是报削耳之仇。你就是害怕也不成，老胜英不信你来看。”说到这里，向着台湾阵内一摆手，有四名台湾兵搭出一口棺材来，一直来到当场。老贼用手指着棺材说着：“胜英，今天我你拚死决战，我要学当年的庞德战关公抬着棺材打仗。别看是一口棺材那是给咱们两个人预备的。你若当场落败，被我结果性命，你就入棺。你要能够将我置于死地，我就入棺。咱们可是好汉子过打不过骂，你趁早出来跟我动手，不然的话我可就要骂街了。”三爷一看这个光景，自己再要不出头，

叫人看着未免不好看。准得说姓胜的看见棺材，不敢出头。想到这里，这才向老少群雄说道：“诸位听见了没有？胜英要是再不出头，可把我们的脸全都丢了。众位千万别动，单看我过去跟他比个高低。不怕我不是他的对手，死在了当场，诸位哥哥兄弟再替我报仇不迟。”三爷说这些话，是怕有别人出头，以致叫人小看自己。众人也明白这个意思，哪个也不多话了，只得看着老人家将身上的衣服拾掇利落，伸手拉刀够奔当场，远远叫道：“韩殿奎，并非是胜英惧怕于你不敢出头。皆因从中有一个人的面子，就是你那侄儿韩秀，此时他并没在军中。倘若我出头一刀将你杀死，我恐怕叫韩秀说我意狠心毒。你再三再四点名唤姓的叫，并且还抬着棺材，我要是不出来，未免叫人家说我贪生怕死。其实我可不是以大言欺人，准要是当场比试输赢，无论如何你不是俺胜英的对手。依我良言相劝，不如请你退回本阵，免得当场败阵。”三爷也知道这个话白说，可是不能不说在头里。韩殿奎一听双眉倒竖二目圆睁，叫道：“胜英，人到疆场怕死也是枉然。棺材已然备妥，有能为结果姓韩的，没能为你就休想逃生。废话少说，你就接刀。”说着把战刀抡起扬着风声，够奔三爷便砍。老头子一看无法，只得凭自己的宝刀，接架相还。韩殿奎这小子今天这个横劲儿，就连台湾那边的群贼，也全都莫明其妙。在未出兵以前，自己跟张其善把话说明：“胜英不来则可，倘若是他来了，请千岁给我预备一口棺材。头一阵我要出去战胜英，拼个死活。”张其善素日就看他怕胜英一贴老膏药，忽然间今天说出这样横话，心说：我还别不答应他，倒看看他有多大劲儿。这才点头说道：“好吧，既然如此，明天胜英来时，孤家就照着你的言语办。真要是人人都像韩岛主这样勇敢，咱们还不致于节节失败呢？”说到这里又向韩殿奎脸上抹了好些个药，当时可就算计议停妥。直到现在大清兵追到了，棺材早已备妥，果然韩殿奎头一个就出去了。当时跟三爷打在一处，要说小子的能耐，实在是不弱，不过跟胜三爷走在一处

可差点儿。再说这小子的能耐，又是暗含着得的人家三爷的。你想再拿来跟三爷动手，那如何成的了？三四十个照面往外一开，小子就透着不对了，手脚透慢，自己着急，准知道跟人家把话说的明白，谁要是输了不用打算逃走，不客气请入棺内。看这个样子今天还是真要输招。动手本来是个必须沉住气的事，心里着急招数更是不稳。小子一想莫若我与他拚命吧，不然我输了也是得死，还不如我与他并死双亡。虽然死了也算得我韩殿奎是条英雄。想到这里他留神看老头子的招数，正赶上三爷一刀够奔他的头顶劈来，殿奎并不躲闪，双手捧五金摺铁刀，照定老人家胸前便刺。他那个意思打算三爷用刀也劈上他了，他也把三爷扎死了。他想的倒是不错，可就是办不到。三爷一看他的招数，分明是打算跟自己拚命，不由得暗笑。心说：“韩殿奎可惜你这么大年纪，这岂不成了小孩子吗？老头子也真不含糊，看着他的刀到了，自己刀往回一撤，一偏腕子，用刀背向他的刀背上一砸，就听“当”的一声，几乎把老贼的刀打落埃尘。跟着老人家的刀走了个顺水推舟，向前一进，韩殿奎一看刀已然来到了脖项，想躲那如何能够？只得把眼一闭等死就是了。胜三爷刀临咽喉，将手擎住哈哈大笑，叫了一声：“韩殿奎，方才我跟你所说之话你不信，我的刀向前再推一寸，你便有性命之忧。看在韩秀的面上，我今天饶你不死。”说到这里老头子向后一纵，可就退还了本队。

韩殿奎吓了一身冷汗，容着老头子退走，才敢把双睛睁开。看了看老人家已然回归本队去了，自己有心从此退回，话跟人家说的坚决，未免不大好看，何况自己还抬着棺材来，也没杀了人家，自己也没死，棺材往外抬容易，怎能再抬回去呢？这才叫骑虎难下，脸上觉着不好看，这才把心一横，用刀一指侠义营，高声说道：“胜英你不是人物，姓韩的把话说的明白，非得进到棺材里才算完毕。我当场输招，没跑没逃，你为什么不一刀将我杀死呢？反倒逃回了本队？这么看起来你还是畏刀避剑，怕死贪生。你怕的

是一刀将我结果性命，是准知道这场事完不了，恐怕再有别人出头，替我报仇雪恨，到那时你的能力不对，恐怕也当场装入棺材里面，故此你才逃回了本队。告诉你老胜英你趁早出来，藉此逃走不成。今天姓韩的活腻了，非打算死不可。老胜英如果不出头，我可要骂了。”话将然说到这里，就听远远有人说道：“韩殿奎你真乃是无耻的小人，人家饶你一命不死，你不说感激反倒说出这样话来，说人家怕进棺材。你说你活腻了，我还活腻了呢，我也不怕进棺材，先把你打死，无论再有什么人出头，将我战败，我情愿就死。”韩殿奎留神观看，来者银髯白发，老迈苍苍，正是双头太岁白玉祥。韩殿奎一看吓了一跳，心说这个老东西他怎么会出来了呢？韩殿奎他可不知道，皆因老头子看着太不忿了。胜三爷跟韩殿奎两个人动手，本来说的明明白白，那就算是一死相拚，当场他自己输了招，胜老头子刀临脖项，看在韩秀的面上未肯杀害，这个地方没有圣贤度量如何办的到？韩殿奎觉就应知恩领情，从此跺脚一走，永不跟大清营为仇作对，才算他对。又谁知他不但不知恩不领情，反倒说人家胜英怕死不敢杀他。这可真是天下没有好人走的路了。因此老人家不忿，这才怀抱双镜来到当场。

韩殿奎虽然看着害怕，也是无法，只得用手一指道：“老儿白玉祥，你我本是一条线上的朋友，到如今你倒作了人家镖行的走狗，英雄队里哪有你这么一号？我本来叫的是胜英，你来干什么？按说你来到这儿，我就不应当答理你，还不自行回队？虽然这么说我怕人家笑话，说我韩殿奎怕你白玉祥，不敢跟你动手，因为这个我可不能不跟你分个上下高低。”白玉祥一听哈哈大笑，叫道：“韩殿奎，你所说这么些个话，就是这一句话我爱听。我既然来到这儿，就打算跟你拚个你死我活。真要是你不战而走，这个话也不是我欺负你，上天追你到凌霄殿，入地赶到水晶宫。我要叫你走了，我就不叫双头太岁。”老头子说着话已然摆双镜够奔小子胸前扎来。韩殿奎看见镜到，身形一闪，用五金摺铁刀照定镜尖便

削。真要是被他削上，可别看双镜的分量那么重，一对镜尖全得割掉。白玉祥那乃是久经大对敌的老手了，焉能够叫他用刀削折了双镜？早已撤回去随身一转，如同风车一般，镜奔韩殿奎腰下砸来。殿奎也明白白玉祥这个厉害，只要叫镜一挨身，想活万难。赶紧撤步抽身，躲过了双镜。再往里进招，差招换式，双镜的招数全都是硬招，别看韩殿奎手中的刀那么厉害，他打算削白玉祥的军刃那是真不容易。因为什么呢？老人家军刃重力量大，招数上都带着崩砸磕打。韩殿奎的刀不敢猛然间往里进，真要是进猛了，一个不留神就许把刀磕飞了，何况白玉祥当年占据九龙山上海岛，威镇八大名山，那个时候韩殿奎为莲花湖十二寨的寨主，论起来就是人家手下一员大将。到了现在虽然说是各为其主，两下动手，毕竟韩殿奎忧着老头子白玉祥一头。这一来不要紧，动手又是一个吃亏，又加他连战数阵，未免有些劳累，所以动手不及四十个照面，小子已然力不能支。在先前韩殿奎可是打着必死的心，到现在一看自己后力不加，看看就要落败，自己想着方才跟三爷动手的情况，未免心里胆怯。自己心里说我何必非死不可呢？胜负乃是兵家常理，这一次赢不了他等，只好以后再见。想到这里可就有心要逃走了。怎奈这个时候晚了，老头子白玉祥二十八宿绝命招施展开了，那叫前后左右东西南北四面八方，将韩殿奎围了个结结实实，真可以说是插翅难逃。小子看见这般光景，未免心里害怕，暗含着说道：罢了，没死在胜英之手，不料却死在他的手中。自己想到这里，微然一失神就见白玉祥左手镜“哗啦”一摆，够奔自己太阳穴打来。韩殿奎不敢怠慢，赶紧缩颈藏头，身形向下一矮，要说白老头子这个招数也真正算毒，左手镜打的是单灌耳，右手镜走的是巧女进针，一直够奔心窝。韩殿奎躲过上面这只镜，一看下面又到了，再要打算躲那如何来的及？只得二目紧闭等待一死。方才胜三爷可是在这个时候饶全的他，老头子白玉祥可不成，素日因为韩秀救过他多次，始终恶性不改，仍

然辅助贼人跟老少群雄作对，白玉祥大大的不悦，心里早就有一份打算。想这样忘恩负义的恶人，不犯在我的手中还罢了，只要被我拿住，我是决以不能饶全他的性命。这是白玉祥平常日子的思想。今天看见胜三爷当场饶他不死，他不但不感激反倒用言语伤人，老头子实在看着不忿，故此才来到当场跟小子动手。想到了这个地步，老头子能够饶他吗？看见韩殿奎把眼一闭，心说：“恶贼，你打算还有胜三弟那个事饶你不死？我可不成。现在把你打发了吧。镜往前轻轻一推，立刻就听“卟哧”一声，“当啷啷”撒手扔军刃，死尸往后一栽。韩殿奎这一辈子，至此才算完事，这是他彼时起誓的应验，到了现在早已把那个话忘记了。果然是无巧不成书，起誓应誓真就归在了白玉祥的镜下。老头子一镜将韩殿奎扎死，吩咐抬棺材的台湾兵：“尔等即刻将他收殓起来。”台湾兵不敢怠慢，赶紧将韩殿奎搭到了棺木之中，连他的军刃全都放在里面。

这么个工夫胜三爷打发两名小弟兄来到当场，跟白玉祥把话说明，要把棺木搭到侠义营这边，回头好送交韩秀收尸。白玉祥这才摆手将台湾兵士赶走，两名小弟兄遂将棺木搭回。那张其善一看，不由得心中不忿，暗想我们这边阵亡的人为什么你抬走呢？想到这里站在阵前高声说道：“老胜英，你这段事办的未免不合乎情理，韩殿奎是我们台湾的人，当场阵亡自有我们去收尸，为什么搭到你们那边去呢？”胜三爷闻听也赶紧来到阵前，叫了一声：“王驾千岁，千万不可怪胜英不对，皆因其中有段原因。韩氏叔侄，叔在台湾侄在大清营，侄亡当然尸归台湾。叔亡当然尸归大清营。别看阵前各为其主，死后不能不叫人家亲近之人收尸。难道说王驾千岁比韩殿奎的侄儿还近着一层吗？”这一句话不要紧，招惹得大家全都哈哈大笑，再近一层岂不成了韩殿奎的儿子了吗？老头子本来是无心中说出这么一句话来，众人这一乐，老人家自己也觉着好笑，往下并不多说，赶紧退回了本阵。

留神观看，当场已然来了一个贼人，正是落花岛之中的老大尹琪。来到了当场把手中的倭瓜锤往一处一碰，“当”的一声响亮，这才叫道：“白玉祥，休要猖狂，你可认识大爷尹琪尹福臣？”白玉祥上下打量他一番，遂说：“我打量是怎样的英雄，原来是无名的小辈。量你有多大能为？也不过就是韩殿奎之辈。你又不带着棺材，回头我用镜将你刺死，应当放在哪里呢？”尹琪闻听只气得“哇呀呀”的怪叫，叫道：“白玉祥老匹夫，何必这样口出大话？我要不给你个厉害，你也不认得尹大太爷是何如人也。别走接军刃。”说着话双锤用了个“群星赶月”，奔老人家便砸。双头太岁还是真不服老，看着他的双锤打来，并不躲闪，将双镜搭成十字形，向上一接，就听“当啷”的声音，尹琪将身跳到旁边，看着老头子“啊”了一声，不由得呆呆怔住。心说：就凭他这么个糟老头子，真会有这么大的力量？真正是叫人莫明其妙。双头太岁头一下试了试小子的劲头儿，自己心中就有了根了。就着小子发慌时身形向前一进，摆镜就扎，尹琪凭双锤接架相还。就是一见面碰了这一下不要紧，把小子给吓着了，从此永远不敢跟老人家碰了。白玉祥看了看这小子的武学还真不含糊，凭招数五六十照面不准赢的了。老头子想：我可是八十多岁看看九十岁的人了。常言说的好：人老不以筋骨为能，我何必独自跟他拚招呢？若到了力尽筋疲之时，一个留神不到，被小子将军刃进到我的身上，输赢倒是小事，岂不将我数十年的英名一旦丢尽？打仗有一句话：叫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。我何不看个机会，给他一镖将他打发回去就完了。老头子动着手把主意拿定留神一看尹琪双锤够奔自己顶梁打来，老头子用双镜一接，尹琪不敢老跟人家碰，赶紧把双锤往回一撤。老人家虚扎双镜，身往后跳，随着双镜往地一插，伸手撤出两只月牙镖，说了声“打”，双镖齐发一只奔尹琪肚腹，一只奔哽嗓。小子一看暗器赶紧跨步躲闪，就在他一转身的时候，镖已然打到了。两只一只也没空发，一中肩头一中肋下。打的小子

几乎栽倒了身形，负伤而逃。

老头取镜拾镖，收拾好了将要叫阵，这么个工夫，贼营中已然纵过一个人来，正是十鸟之中的二岛主王纲，手擎一对金钉狼牙棒，来在当场，说道：“双头太岁白玉祥，就凭你也敢伤害落花岛十鸟弟兄？我大哥是不过一时失慎，被你用镖打中。今天你遇见二太爷，量你难讨公道。”白玉祥一听，心说：“你们十鸟弟兄都是一个味的狂傲无知，老头子也是一阵高兴，叫道：“王纲，你说尹琪因为没留神，被我用镖打伤，告诉你，你就多留神吧，我要不用月牙镖赢你，我就算输。”王纲一听遂说道：“好，今天我要是被你用镖打中，从此以后我不跟你动手。”说到这里镜棒并举，四件军刃上下齐飞。小子王纲倒是加着十二分小心，恐怕被老头子用镖打了，手中军刃倒是舞得风雨不透。老人家看了暗含着点头，心说：十鸟的功夫全都不含糊，今天我打算赢非得如此如此不可。老人家主意拿定，猛然双镜砸空被人家王纲用棒在镜上一砸，“呛啷啷”的声音，可了不的了，把老头子的双镜打落尘埃。老人家身形向后一纵，纵出去约有七八尺，那个意思打算逃走，又谁知人家王纲不舍，已然随后追赶。正在危急之时，见老头子猛然间一转身双手一抖，“唰”的一声，两道寒光扑奔王纲左右二肩打来。皆因追了个首尾相连，想躲焉得能够？“吧吧”两声镖全都打中，只疼得小子撒手扔军刃，身子晃了几晃几乎就要栽倒。老头子先回身取双镜到手，叫道：“王纲，姓白的总算对得起你，说到这里办到哪里。按说我应当手起一镜，结果你的性命。皆因你有话在先，只要被我用镖打了，从此永远不跟我动手。因为这一句话，我暂时饶你的性命，如果日后你言不应口，遇见我决不轻饶。你就逃命去吧。”小子王纲听了这句话，如同得了赦旨一般。忍住疼痛，拾起自己的军刃才逃回了本阵。

王纲走后，老人家拾镖张其善看得明明白白，暗说：“白玉祥镜杀韩殿奎镖打尹琪王纲，这么一来已然就算无人敌当。遂看着